

梁

書

十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規

劉穀 宗懷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丈
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
子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
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
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
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
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

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
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
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
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
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
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
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

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
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
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係將是役也
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
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
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
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
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

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
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
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
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
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
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字子漢
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
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
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

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
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
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裒猶據郡拒
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裒赴江陵旣至以爲忠
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
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
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裒著
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
畚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

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
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
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外堂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
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
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竒而籩
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
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

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
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
志也初有沛國劉轂南陽宗慄與裒俱爲中興
佐命同參帷幄

劉轂字仲寶晉丹陽君具長七世孫也少方正
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
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
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轂焉轂亦竭力盡

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
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懷字元懷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
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
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
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
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
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
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
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
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
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
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
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
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
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
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

卷之五
六
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
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
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
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
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
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
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
公佐命齊室祖秦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

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為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為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制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

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

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
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
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
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
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園內丁母
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
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

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

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
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
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
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
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
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
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
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
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

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

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
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
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
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
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
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
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
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
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

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
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
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
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
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
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
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
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

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近畿重鎮吏數千人

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
爲建安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
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
初拜負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
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
泰大愛勅二寺剎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
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
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

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
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
軍雍州刺史祖暉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
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
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
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
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
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

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俊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

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

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
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
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
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
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
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
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
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

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
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
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
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
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
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
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
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
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

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菴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
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
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
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
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
北諮議參軍帶郎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
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
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

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
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
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
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
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
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
同僚已陟後進多外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

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
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
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
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
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
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
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
科所賴故人時相婉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
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

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
欲爲誌銘并爲撰集五言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
揚吹歛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旣
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
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
儀六孝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
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
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制衣雍州平等

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
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
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
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
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
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
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
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
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疎濶百姓多

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
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
清元年出為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
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
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
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
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
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使與妻子朝
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
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
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
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
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
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
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
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
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

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
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
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
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
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
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
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
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

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
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
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
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
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
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
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
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

文早孤有第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
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
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
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
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
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
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
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

持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
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
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
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臧盾

弟礪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
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
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
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
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

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
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
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
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
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
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
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閒無所狎比璩異之
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
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
人如故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
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
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
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
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
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

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
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
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
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
與散騎郎裴之禮巖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
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
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
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

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
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
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
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諡曰忠子長
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

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緝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

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
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
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
三公郎

傅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
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
史父翹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
驃騎諮議歧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
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

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
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
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
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於其還家
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
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
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
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
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
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
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
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
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
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

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
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
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
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
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
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
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
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

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
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
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
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
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
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
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
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
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

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列傳第三十六

梁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十五

張嶮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倩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
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

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
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
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
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
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
復爲領直服闋襲璽以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
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
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
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

嘉靖八年補刊

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

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
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
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
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
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
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
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
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
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

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
前若論位次柳在祭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祭直
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
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
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祭請爲諸君解釋之乃
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
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
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
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

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
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
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
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柰營部
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柰頓青塘
青塘當石頭中路柰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
以爲憚謂仲禮曰一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
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
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

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
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
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
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
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
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棄勝入營左右牽粲避
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
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祭首闕下以示城內
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
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
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首外
散騎常侍祭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
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
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
之七世孫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

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

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
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
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
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
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
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
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
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

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
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
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
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
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
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嵯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嵯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嵯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遠難東歸嵯往見而謂曰

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
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
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
敢不從固勸嵎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
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嵎征東將
軍加秩中二千石嵎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
破義興遣使說嵎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
復加爵賞嵎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

於鯁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矣景聞神茂
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精兵二萬人助神茂

以擊嵯嵯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
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嵯
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
執嵯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
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

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
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
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
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
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
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
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
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
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

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
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
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
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
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嶮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
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
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
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

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貲，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生我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

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
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嵯二三
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
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水田通計

丁

水田通計

水田通計

水田通計

水田通計

水田通計

列傳卷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
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
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
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
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

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
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
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
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
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
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
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
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
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
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
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
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
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
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

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
廩饋甚厚與勦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
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
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
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
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
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
之大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
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

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
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
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
脅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

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

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

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
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
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
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
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城州刺史侯景入
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乃臺城沒援軍散
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頌羣聚黨數萬來
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

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
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
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
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
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
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
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
兒環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

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
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
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
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
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
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
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
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寧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嘗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去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

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

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
慕毀頓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
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
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
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目

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
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
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
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
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白帝自餘諸子並本
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
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

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
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
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堂夢爲魚
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
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
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
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
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
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

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

世祖忿之因䟽其穢行榜于六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又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憾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國春秋

及靜住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
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
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
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
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
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
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

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
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
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
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
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
旣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錄事參軍如

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
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
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荆
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
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
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
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
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

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
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倖世祖又命僧辯及
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
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
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
安之泉曰旣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
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
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
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

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
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
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
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
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
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
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
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右數十人收僧辯旣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

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辨對曰僧辨食祿旣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辨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辨僧辨具陳方略登即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辨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辨俱發旣至遣通泉

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
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
令書先入僧辨從齊伏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
之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
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
地鑠于牀側僧辨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
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冠軍次夏首
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
杜龔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

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
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顗並
會僧辨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
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
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
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
于隱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
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辨乃分命衆軍棄城固守
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

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
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答曰大軍但向
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
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
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
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
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糧屋耀軍
城東隴上芟除草荊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免頭
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

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
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
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
後賊退乃一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
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輟墓車
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
桔槔聚草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
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
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

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
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
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
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
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
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
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
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
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

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
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
僧辯乃表皇帝凶問生皇子江陵仍率大將百餘
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
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
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
舸襲南陵鵠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
衆五萬出自南江則軍五千行至淦口霸先僞
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淦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
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
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
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北庶亭育
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
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
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
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斷趾不厭
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
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緼抱已
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有率土
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以飲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
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
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
茲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
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

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
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慝尊
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
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
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
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
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
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
挑戰又以鵠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

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
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
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
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
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領
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
城北霸牛僧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
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
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

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
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
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採杞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
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
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
城綠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
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
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

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
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
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
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
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
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
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即帝位以僧
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

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
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
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
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
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辨上就驃騎將軍宜
豐侯循南征僧辨因督杜弼等衆軍發于建業
師次巴陵詔僧辨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
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辨僧
辨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

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
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
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
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
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
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
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
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
知不設備賊黨豆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

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
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
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
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
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
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
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
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
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

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

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
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
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
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
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
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
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
險宜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
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

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
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淩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
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
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
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
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
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
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佑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脩我戎補茲袞職

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
所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
崦嵫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
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
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
如斯銘旌故旄宇毀遺碑即虛舟而設奠想徂
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
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
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敕僧辯云黑秦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
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
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
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
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
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
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
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上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
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
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
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
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
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
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
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
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

極爲沖藐梁疊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
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
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
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
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
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
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軍度安陸
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
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

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
力西羌烏合本非勦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
胥今者之師何往不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貞陽前後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
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
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
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舫荆城陷沒即遣劉周
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勲豪初並同契周旣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
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戾瑱信示西寇權景宣
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
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
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
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
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
在促貞陽答曰姜暉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
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

輔臣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祐至於丘園板
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
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
士訪逮藩維汭汭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屈止殊
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
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
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
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
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

上黨王深有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祿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
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
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
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
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
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
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

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貞外常侍主女嬖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宙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徃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卅陞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

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
施于大齊勩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
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
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
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
樹掌內明珠無累曾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
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
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
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

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
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
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
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鹽令
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
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
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旆
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

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
非遙觸目號咽僧辨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
士三千僧辨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
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辨擁楫中
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旣踐僞
位仍授僧辨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
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
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辨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

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
辨與其子願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
軍悉至僧辨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
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願下就執霸先曰我
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
備僧辨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
顓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辨平建業遣霸先
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辨不聽竟及
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

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音陵郡守齊遣琳鎮
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
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頒
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荊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
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
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
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應寶祚僧辯位當
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

梁書傳二十九
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
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